

書名 宗子相集十四卷 嘉靖三十九年序刊本
 撰者 明 宗臣 撰
 卷 卷十二
 內容分類 集-別集-明中葉
 索書號 集部-別集-7-104
 編號 D7451100

卷十二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451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集部-別集-7-104](#)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宗子相集十四卷 嘉靖三十九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宗子相集賦卷之一

門人

趙秉忠
王同讚
陳學麟

鄭應齡
蕭時中
黃其暉

謝璿
魏廷言
王葵

同校刊

釣臺賦 有序

予聞嚴子釣臺舊矣丁巳秋予以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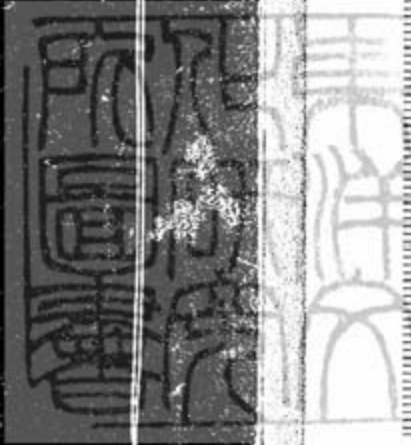
藩赴閩取道兩越始登厥臺徘徊焉

商飈西來萬山颯搖我心傷悲爰申

厥詞把酒放歌白雲莽互豈君之聞

歌而來哉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1708









宗子相集文部卷之十三

明人

林朝聘
黃中
趙日新

黃才敏
朱應遇
陳汝揚

莊望棟
謝符
鄭克曾
同校刊

袁尹傳

袁君名濱字興之別號海東人則稱海東子云
尹之先有稱成甫者自大梁徙泰元季字內兵
起倉卒避兵於通遂為通人傳四世至榆岡有
隱行葺宇江干縱心泉石性熹義絮寒舖饒即
不自給亦給以有司高峻其行其冠服已之射

不顧曰我何媿媿拘志束形哉至四子志尹生蚤慧殊恒兒人不敢兒畜之僅髻豕儒業年十七乃下帷授戴氏禮補州弟子員督學者試輒上第又綜其行又輒上第於是學士大夫嘆曰此為報榆罔哉尹有濟世才往年江寇寇通有司策尹卒用尹策走江寇比部郎朱君謫貳通見尹文亟亟讚曰鄉書即舉一子必舉袁子也既而尹果舉庚子捷來於是失文益喜明春官罷歸愈益肆志於學顧數大奇至唐

戊凡四上春官卒不第於是怒投策起曰丈夫結髮受書即不得一第豈顧亡可行吾志哉必躡僑擔簦再游上國斯華髮翩翩已且又何以慰母竟謂選授撫寧客有策馬過尹若惋惜尹才者尹正襟端語曰君以今之垂纓結綬高揖青雲者豈皆有念於蒼生哉使令一邑而有念於蒼生則不以此易彼甚明也於是謝客登車而去撫寧者故燕之瘁邑父老子弟日操戈候虜尹至則下令曰父老子弟且休矣於是

人界戟矛倉窖坊。虛則又厚集芻餉以爲符。又其俗近胡多。少暴行墟舍尹繩以法。於是野無私鬪者。興和。滌病即瑣納亡不竭。精僅六閱月而持節當塗。一者凡四下檄以弊采勞尹勞。苦秋八月胡兵斬關入逼撫寧。撫寧人惶急走。莫知委命尹亦驚。姑曰毋懼毋懼。於是符登城望盡召城外人內之城中。又親持策整戎馬環城。三匝民猶惴惴懼也。尹則顧却步前庭。裴回仰天嘆曰。夫撫寧一邑耳。即陷亡入係而京師。

者天下之根本。帝王豪雋之所總萃也。今急矣。獨柰何。於是鍛甲砥劍。累車疊轅。決策內鄉。報天子戎事。亡何虜遁。尹且病。病五日。疽矣。當是時。撫寧人家號巷哭。攀樹望庭。旬大呼曰。天乎。天乎。胡喪我君。即虜再來。又胡得我君。坐城上。拒虜不懼我也。計至通通之。學士大夫。聞不蘇。蘇隕涕曰。非特榆岡德也。即海東子者。抑何長厚也。仕而令令。而且死。此何說焉。尹性至孝。友榆岡公。疾再逾寒。燠恒冠衣。侍前醫。來。

參虛實陰陽定乃製劑顧又手持于盃釜氣淚未嘗不簌簌落于盃釜中也既而執匙以嘗蹠進几席上退則檢讀古方書日夜望榆岡公愈也顧不愈比卒毀哀骨立若不幾生者彊為母媪起既事母媪又益孝即死惟獨念母媪老在堂也鄉人誦其語悲傷之尹兄弟四人而尹居中最友愛每間輒陳樽俎共坐笑樂召諸子諸從子來東西鄉立訓誡之顧其人外和內實耿介立節操自家食時有司已不敢妄遺筐篚見富兒

大賈謝不與通即諸昆季咸豐稟厚儲持梁刺肥炳誇里閭而尹食芋衣敝閉門著書洋洋然樂也為撫寧時愈益苦勵篆畢鑰局內外肅肅至所需蔬米反貽書報家人治米邑中老人相謂曰自老人為兒時固希觀此君矣海內經生徃徃畏戴氏禮難讀乃尹則更易讀更得其邃者至勒成一書及仲尼鄒軻參伋諸書又各各有說說成付其門人子弟

王夫人傳

濯纓王子以詞賦才馳聲人人重王子又因以重王子母而曰王夫人王夫人云蓋鴻臚公既壯而不舉子名再娉于顧得夫人人謂孫夫人于夫人乖也顧不乖反獨為女視夫人夫人事孫夫人愈益謹又其性至孝敬侍其姑夫人疾凡九月不歸室易衣姑夫人為孫夫人言顧婦事我勤也比逝則視諸婦又特哀以此人輒稱夫人孝云夫人先舉女孫夫人即取文女之仁



何濯纓子生孫夫人意夫人自子也乃夫人不自子輒又請子于孫夫人孫夫人喜曰吾固當作是兒母當是時鴻臚公出為河西令治裝且行而孫夫人適病病革乃抱濯纓子而執夫人手流涕言曰是兒王六代宗子鄉不女子者懼女少也今我不能待是兒成是兒在女乃泣夫人亦泣泣數行下比孫夫人逝則夫人悲痛若姑夫人濯纓子稍長人或謂君母顧母也請于夫人夫人曰兒亡須問第亡忘兒孫母恩每歲

時蒸嘗奠則夫人祝曰孫夫人兒今被儒服供蒸嘗矣於是濯纓子亦涕下沾衣亡何鴻臚公謝事歸他室日披綃綺整環佩曳金玉鏘鏘行而夫人一簪一縷不得著膚髮相室者忿曰夫人柰何而孱若是夫人笑曰我孱哉我孱哉我得寶竒矣意蓋謂濯纓子云乃濯纓子則欲甘心於其人而夫人輒牽裾止之曰兒其柰何為母而傷父之志濯纓子負異才鄉人日冀其第也乃累舉累不第夫人輒慰之曰自古高才之

士徃徃不偶于時兒之才所竊造化者多矣兒
寧之顧安知不雲蒸龍變哉又濯纓子性至孝
即困必日謀甘膳膳夫人說其心即夫人亦亡
其子困而夫人八十時濯纓子百拜奉觴為壽
夫人前夫人大喜已乃頽頽曰自我結髮事女
父以至白首艱困累千苦環戟而立豈知今日
得稱八十老婦又見女顯其才又見女金家婦
抱兒也彼其綺綃環珮金玉鏘鏘行者安在哉
於是罷酒宗子曰嗟乎以余觀于世人嫡庶子

母之間則益嘆夫人之難焉彼其上以分猜下
以子挾相怨相謀終其身不解者天下一室也
乃夫人獨不以有子挾其上又忍其下夫古今
以間行著聞炳蔚史冊者要之不離乎處常非
若夫以身介二者之間至危變也乃夫人善
處其變又能成其子才然則夫人者誠難哉誠
難哉

重修城隍廟碑

夫城隍之義垂之往牘郡邑立宇崇祀赫然稱
靈其所由来長遠矣興邑舊宇在邑之西稍南
歲積日就圯蓋其堂故宏直即又重檻其前有
司月展謁楹下後胥焚楮上香輒逼神衣又其
門鑰損即博徒市豎往往羣嬉其側守宇黃冠
且取道堂上出入蚤暮視若通塗矣兩廡故列
諸鬼神幽恠之象象又損歌金碧土木日簸簸
下羣嬉者時過而易之會后洲陳君以駕部郎

文部 卷五 八
謫興謁神則裴回四顧太息曰嗟乎夫神道貴
嚴嚴斯畏畏斯感堂中謁堂中走何畏何感哉
於是下令度材鳩工新其堂又鑰其堂而移其
重楹于堂之西別闢一道以通守宇者出入兩
廡諸鬼神率新其土木而金碧之於是展謁者
率于楹下仰視堂上若有神者在焉博徒市豎
既不得羣嬉堂上即覩其旁又皆矯然怒目如
視其人輒心悚色動閉目反走斯其于神道至
嚴矣亡何陳君遷太平遂南未及勒石紀斯役

螺泉曾君拜興令至興睹茲新宇大喜已乃詰
吏柰何無石吏言狀則曰是責在我於是周視
宇中增所未備因命記于宗子宗子曰嗟乎二
君勤心于斯役者誠當哉夫明則禮樂
幽則鬼神昔談尚之矣二者相濟然後可以常
行于世世人固有肆然於禮樂之化者顧其於
鬼神又何其悚悚獨著也世人機詐相命一事
稍屈其志輒仰天大呼具楮散髮蒲伏百拜詣
神宇訴其人其人即亦皇懼戰慄氣結汗流不

敢出一語而山氓野婦歲時行游神宇中相顧
驚嘆誦說曰某善應某惡應輒歸語其鄉之人
鄉之人有為不善者則相恐誡曰亟止亟止毋
遂為諸鬼神所苦也斯見匹夫匹婦之心哉夫
匹夫匹婦其畏人畏神者紛紛一情也顧其畏
人以貌而其畏神以心臨民者夏楚榜笞日加
其人顧其欺益甚神無一言以告即至狡抗者
猶不敢欺何故哉豈非在神者有所不可測在
人者猶有所可入乎即其不可測趨善避惡以

不說于禮樂則神道者固所以濟人道之所不
及也小人覩其象以思其理君子欲存其理不
得不崇諸象二君斯役其于幽明之際深乎深
乎計工自嘉靖壬子正月至甲寅三月曾君名
梅癸丑進士泰和人陳君名時霖辛丑進士長
樂人

刻文訓敘

臣未髫則家君已遣從塾師游矣每暮歸侍家君家君稍心器之於是謝去塾師日坐草堂中編出所藏古先聖人諸書命讀讀三載乃益以今時所稱舉子文即已知時時竊擬構焉最後構一目置家君几上起自避空室中家君歸詰侍子誰為侍子云郎君於是顧侍子呼郎君來已至則益慙自驚不敢仰視家君家君則起以手撫背笑曰兒何避兒所作者文可教也歸語

母大喜於是日試三日至五日七日後有司稍
稍以文見知家君更日夜望有成立於是召一
二同志與舍弟原月凡六試七日每先期一日
家君自擬目函授笥中夜起櫛髮整衣坐草堂
候家君來命侍子持鑰閉門啓函示目禁不得
共一語日中趣草漏下二三已畢書家君始起
還內明晨召侍詳加評駁焉既而曰女輩大困
矣可少休於是治醕燕譚盡日始罷當是時最
愛讀司馬遷莊周所為文詞徃徃發之篇章空

疎莽蕩家君大患之於是作文訓文訓成日諷
夕維漸悟浮華轉闕精奧矣癸丙相繼罷歸家
君太息曰嗟乎母論汝苦即余安所用訓哉明
年丁未家君已五上春官竟不第愈益厭怒其
文遂謁選分符東土而去臣以已庚兩歲薄售
有司役役風塵時檢舊笥得文訓而讀焉輒獨
立裴回喟然長嘆夫家君僅以文博一令即臣
又復不大售於有司何言文哉顧獨有感於家
君之教子者深也抱痾南還夏子輩從游日以

文請不得已則以文訓授之既而請梓以公其傳所不能辭者匪欲公其傳也 見人世父子之情焉

贈沈太醫敘

余鄉最以為盛德長者則孰逾沈公哉公以今年七十鄉中人轉相驩說無不人人喜也於是鄉大夫學士先生類徵幣譔詞雲縉星繁矣顧余獨有感於公之所為心者厚也余少時謁公公之庭庭中負瘳者曲席而坐公束帶走出人肘而人劑之即人又來即公又人脉而人劑之庭空無人始得酬他客語乃此心何心哉公性既長者又其業甚精江淮間地足千里近公者

率頓首。靳公至其家，家人大恐，公之不至也。公輒至，則喜，公言毋懼，則又大喜。其遠且微者，即不得致，公亦致其人於公之家。其家人日夜彷徨，行望沈先生一言以慰也。乃持節當塗者，又徃徃下檄郡邑，命有司整輿飭轡，迎公公至。又輒起，則嘆曰：若先生者，誠難哉！誠難哉！以故公之名遂大重於世。云公性孝友，厚倫義，鄉父老閒居，則具言公少時事，其兄至，恭謹終其身，不衰。豈若今時所稱兄弟者，公失配，僅壯，即有子。

不再聘入使內，一二媵婢受恠，理櫛豈悖哉！乃固不內，遂空幄半。世語具胡柱史所為，公義夫傳中，公姪東橋君舉壬午刺史，莒州行誼政事，勒諸金石，公視之猶公子也。而莒州亦父事公，公又遣方石君遊太學，結內天下士人言，即公出奚殊矣。公二年長遊太學，次即苓田君，苓田君通籍太醫業，公業並公，縉紳先生類愛之，而互為言詞贈之。公諸孫俱英秀，玉立衣冠，門第甲於江海，而公益以忠厚和祥遠，值豐培，即今

合食六世矣傳稱張公藝以忍合九世即公後
豈論九世哉余於是益有感於公之所為心者
厚也公雖老髮僅華白頰色復潤好躡冠迎客
步翩翩然舉不重也斯神氣蓄而精意不漓繇
此以至百年奚恠焉昔人有以身係天下安危
三四十者言其所急也江淮人以安危托
公計時且久課廣狹雖殊其為人所急鈞也人
人思其所急則無不願其長久以成吾私即公
百年豈厭人望哉鄉大夫學士先生徵祝于余
余則請以人之望公者以為公祝諸大夫學士
先生起席曰信可祝哉於是命書之以俟拜公
中堂而襲采以進焉

贈董先生之考城序

余憶徃歲計偕嚮道時則猶及見先生驅二僕
擁氈策馬翩翩然自西北來也一接先生語輒
心自念曰先生者誠師哉誠師哉後時時治書
報余長安邸中余善其書輒遺書先生謝先生
書乃余以抱病還則先生猶儼然在官舍察其
色不大恨第曰幸偃蹇不去得待先生來無何
考城命下人人為先生喜乃先生不之喜也顧
曰即考城奚殊興矣又奚擢也余稍恠其語會

先生門人徐劉王胡諸君以陶李二先生命來
徵別言則問曰先生之不遷不怒遷不喜何故
哉於是諸君相視言曰君不識先生之心乎先
生性既長者又慷慨負奇氣日起燕坐堂中召
門人弟子侍商榷文藻闡揚性命隆恩篤義浹
于衆心稍稍涉事端不厭其意則忿然振色推
席起曰其直某曲某非某是豈得捨于所私而
以汶汶決事哉或事關黷序大者則持之更急
抗言峻議不少孫其人人以為言輒掀髯大笑

曰子以擁氈策馬為仙游乎歸藝松蘿一觴一
宋吾志也子休矣吾亡所冀于人矣先生性顧
又喜賓客客至輒留客輒大觴客即無客即亦
具酒自觴停杯問月中夜露垂垂下始命罷酒
斯東方朔陶潛者流也豈欣戚于遷不遷哉余
乃太息曰嗟乎鄉睹先生之容茲識其心矣考
城去大梁不百里先生時過大梁登夷門采信
陵公子侯生故實睹宋遺宮俱散為荒榛野草
也徘徊俯仰擊節悲歌愈益長其廖廓之思則

考城固愈于興哉先生又何得亡喜也先生聞之更歛歔曰即考城為喜矣奈何去吾僚奈何去吾門人弟子先生先是任蜀在興更五載蓋始擢今官

杏莊贈言錄敘

杏莊贈言錄者錄諸君子所為贈杏莊公之言也公抱德精藝積春累秋博澤隱脩該于織巨乃其壯不再聘篤夫婦存仁之心則猶足振頹淳漓贊翊人紀爰有休祥徵諸草木語具李太史所為嘉辰記中是時胡柱史謫鹽來大義公遂為公勒義夫傳海內縉紳先生每讀義夫傳每綴數語函以報公而公之六十七時邑之學士大夫靡不譔詞奉觴上壽七十時視六十

時加多焉於是諸君子之言充筭溢筐雲叢霞
聚彬彬燁燁備矣公則日探篋筭而環揭中堂
每登公堂者率倚柱倚盃四顧讀咨焉慨焉低
回焉徃徃至道上猶憶公堂中語即不能憶其
語即又自悔責不能再讀語也於是公之姪若
子聚譚曰仁論不能以一日盡揭諸君子之言
即能以一日盡揭諸君子之言獨柰何使客倚
柱倚盃四顧讀或不能憶其讀為客病也且諸
君子之言豈卒仁楮凋墨漫哉即公之義何賴

焉廼謀類梓而人眩之而因世藏之而以其序
屬宗子宗子則取讀諸君子之言已畢讀廼授
翰起曰嗟乎嗟乎尹子之贈人以言與人之受
言於君子豈輕哉廼睹于茲帙則重嘆公之難
焉夫間里者近矣廼其人遠而千里又遠而萬
里未嘗與公接盃酒通殷勤之驩斯何比於公
也則亦為之言則亦詳為之言統觀其言雖言
人人殊要之敷揚盛美而歸總倫彞固若聯几
秉筆合構命藻也何故哉何故哉余聞之名不

虛立士不虛俯諸君子竭精馳說靡所靳惜于公者是自公之大義感悚其心矣鄉使公僅如世俗抱咫尺之善不能感悚其心即日要諸君子而祈其一言又胡可得也天下後世讀諸君子之言以見公且求其仁愧于公則公之風不與江河並遠哉先是邑大夫類以義表其第且議以狀上聞而公輒翼翼遂遂儼容却席固起辭曰何有于我何有於我杖藜種杏其斯焉已斯言也又敦實遺名者也吁茲益見公哉吁茲益見公哉

贈顧母宋孺人八袞序

余登楚陽望西湖其上盖有武陵溪云溪上人往往好讀書被儒服代有薰名文華之十稚峙其間又皆顧姓大奇矣余友純一子讀書溪上時從溪上過余夜與擁衾道家園事徃徃及其大母宋孺人賢余輒太息曰嗟乎君之才獨藉溪哉盖顧子大父述菴公性朴茂良直人人稱長者顧不問家人生產及孺人歸公公謂孺人閨質也乃孺人有丈夫才輒謂公曰公長者第

安坐吾當為公作家顧故業農孺人即理農事
至脫釧整廬易穀闢畝日勅羣庸負耜雜作畝
上又孺人性智善防人秋中稼穗盈畦即夜佃
不敢竊一穗即竊一穗輒自恐棄去曰亡乃孺
人知也孺人又時時勅羣庸下湖中舉網負鍤
取魚鴈菰蒲日致之家以此窖藏雒溪上矣亡
何舉二子長即西莊公公稍長大類孺人才則
孺人喜曰吾苦女父長者今得女見女勃勃然
竒志也後數年述菴公逝孺人泣謂西莊公曰

女父不女待吾且寡女其亡忘吾志哉於是西
莊公愈益勤心拓業見腴畝豐陂輒增其直或
倍其直又高其宮室奕奕稱大家而孺人居常
嘆曰家屢世農恨亡稱儒者純一子生早慧孺
人喜拊其背曰儒乃在是兒僅髫則遣後經師
游每暮歸則孺人張燈手自績紡伴純一子讀
稍倦輒命婢烹茗茗來夜半畧休輒又呼起坐
把書讀至旦也以此純一子工文輯藻卒為時
雋儒而純一子弟純佐氏者孺人又命之讀視

純一子亡何西莊公又逝孺人撫純一子泣曰
吾哭女祖撫女父吾復撫女哭女父也孺人身
撫三世而處其慈即廣畝高居一一皆孺人耳
目手足所及又兩傷夫子苦慘其情宜早耗也
乃孺人以今年齒八十傳稱八十曰耄余意孺
人耄矣而純一子則謂余曰余秋中蓋構一堂
云然皆稟命大母大母則以杖畫地曰某楹某
階而羣工持斧尺鳩集堂上大母輒晨起呼婢
作糜人餒之或人酒之即夜亦秉燭至工所四

視恐工竊不以去也余曰嗟乎八十而猶不
又健視事如孺人者豈易哉昔李密慮其祖母
劉耄不及養遂上表陳情古今稱孝焉是時劉
甫七十耳且其創業詒密者或又不及孺人勞
也純一子兄弟負麟鳳才出而受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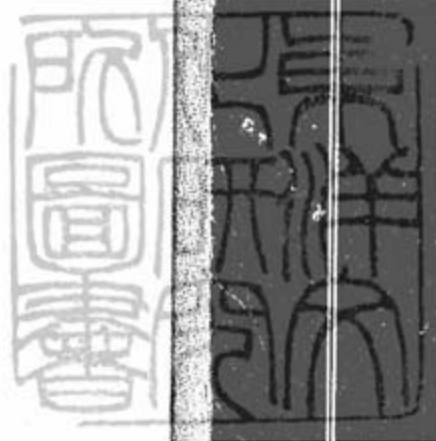
明主則君之年尚未及密而孺人之勞且壽又
過于劉其急于報孺人者宜何如哉純一子聞
余言則仰天嘆曰宗子之言命我矣





所藏圖書

卷一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708









贈許簿之海寧

予少侍家君家君每言鄉長者必曰許先生云
蓋家君自束髮已從先生游先生年長家君數
歲而家君兄事之後予被服游士大夫間始得
見先生每見每嘆先生誠長者也而鄉中人又
徃徃重敬先生歲壬子夏予為郎司功而先生
適躡履執策來謁選予迎謂先生曰丈者芒然
乃遠至此甚勞矣先生曰予徃歲遊學太學侍
大司成凡二歲長安塵久已上衣袍矣今來乃

更大快吾志何勞哉後時時過我則為治醫滴
蔬酌先生先生故不喜酌顧侍子停酌惟啖果
啜饘弄匙孟道家園疇昔事款款至不能休更
與步庭下裴回待月而去秋予抱疴散髮枕上
先生更時時問我坐漫語無所不浸予特稱先
生善儉先生曰天生財非私一人安敢侈泰持
其身所著青縑謂予曰予衣此衣十年矣疆前
視之僅減新紉焉乃太息曰此愈鍼予病哉後
予疏歸問醫而先生以今年六月授寧海簿道

便還家携家予為祖道道上把先生袂曰先生
行哉吾知不難於寧海矣客曰言何易言何易
夫簿秩泰卑即出一令且折躬請其堂尹監司
御史擁旌行縣即稍尊者已惶急奔走蒲伏跽
謁稍不當即大怒數責伏庭階免冠頓首嬾惕
不持莫敢出一語奚論薄也奚云不難哉予曰
嗟乎嗟乎豈官負人顧人負官也予見世所稱
有司者初謁選即切切有冀善地心選家揭名
於朝善者博帶高冠洋洋道路其所與游亟持

酒賀曰此行萬金可致也乃不得善者至俛首
吁氣含淚向人而人亦姑慰之曰縱不得萬金
數百金可必何至作淒惻狀哉此已不能洗滌
其心甫至則目攝筐篚厚薄而口抑揚之左右
闕其意旨輒以賂進矣於是日夜籌筭金色驕
妻子乃妻子又益日夜相與謀攘金之策稍不
稱則撻笞其人至糜爛無可擊者家忿人怒不
顧也斯即尊官大郡獨柰何不畏休人哉先生
家故饒至都下客亦有風先生如世俗內賄求

地者先生整襟危坐謝客曰予非力不能內顧
吾耻不為也斯見先生之心哉且先生一衣十
載顧何貴多金先生性又慈仁長者即使稅訟
最急施笞朴且慘目休心矣况借刑攘金哉即
監司御史擁旄行縣先生且恭容儼貌翱翔行
何畏焉而監司御史者將曰是夫也必其廉愛
者也先生且自是翹舉矣又安在其為難也先
生起拜謝曰亦甚矣宗子知予哉於是長揖徧
謝客策馬而去

贈房隱君敘

予束髮時則識房子舜隆於武陵之墟心竊嘆其長者後也後時時與舜隆氏游舜隆氏繩履矩蹈每事事必曰家君戒我乃隱君者方栖翔霞外畏與士大夫交往歲始得揖君子道中因太息曰此舜隆氏所為兢惕念戒者哉君之先有稱永寧者敢以植緒雄一邑傳至遺安公稍習君為遺安公長子生而朴茂少即急于農事每語家人曰此吾家世所自殖者即不樂其苦

獨奈何不念吾父祖累積貽謀之心乎於是開畦闢畝廢沐失殮不倦于勞上豐極腴烟雲相雜歲課出入視永寧時顧反振奕矣乃君性益檢束即數需于財者亦必重念曰得毋以侈病財也君弟三人咸業君業君孝友天植待諸弟可準共被者凡大家勢難萃合君總百口異同咸翕然推服君退仁戾語君外遜內直侃侃切切不作佞色里有忿者亟里于君君立數言不假多岐援喻各愧解去至持牛酒相勞曰不得

隱君我輩何得如是君少無子人大慮君君逾壯乃舉舜隆氏稍長則立之庭以手摩其背訓之曰汝毋負予言予不得從士大夫游其計無以近之耳丈夫當雲蒸龍變豈以桑麻蘿薜結其心迹哉僅髻則具饒蔬治楮帙請學名儒乃舜隆氏愈益綜緝詞章亡間涼燠聲名蔚起與一時穎曜之士聯榻並驅人或以誇慰君君長揖不顧乃更自號漁隱子云無所冀于世也春秋積序以今年年高七袞矣賓戚展采上壽卮

饌紛紜舜龍氏王之庭階照暎几席他日垂纓
結駟取封章以報君君且耳目聰明白髮蕭散
洋洋灑灑自得也斯不稱大樂事哉諸君徵祝
言于予予何所祝君而特三嘆于房氏之盛焉

贈趙公敘

余東髮出遊外傳蓋與子隆子同舍云傳嚴視
諸子諸子尚竊時時嬉疆子隆子嬉乃子隆子
不之嬉也獨抱書危坐終日讀羣詰則太息曰
嗟乎余獨嚴師哉蓋有嚴君焉當是時文橋公
方壯歲精于料事于諸子中獨竒子隆子才曰
是可儒竟儒子隆子子隆子每暮歸謁公公輒
命侍詰朝所綴輯者幾已乃命殮已殮輒讀夜
半倦休枕上甫寐則侍子已持燧叩門報鷄鳴

輒又整衣把卷起矣子隆子既才又公速成其
才遂以其文雄視一世仁何與余同舉南畿已
酉子隆子歸跽進鄉書于公拜公公大喜曰斯
不負十年勤訓哉公性至孝友勤儉蚤歲失怙
恃已乃其兄氏又逝即子立顧善治生產與時
盈縮徃徃當于時又其性朴直不侵為然諾浮
譎僂巧之徒懼公不見公即公召之輒反走交
公者得公一語如持符握璽云以此家計用饒
庭宇區畝星羅雲列赫赫盛矣子隆子弟為子

寅氏公則命子寅氏商而子心氏者公又命之
儒視子隆子公既稱大家已又子隆子顯即朋
戚者靡不分華割榮以自夸于人曰某朋某戚
乃公愈益謙容孫度謹篤其身非歲時伏獵未
嘗被華衣列然管召賓客每每誠家人毋得以
門第迂人以此鄉父老閒居具言鄉之有貴子
弟而色不驕如公者豈易哉公以今年齒六十
矣邑之縉紳學士先生靡不屢來上壽余亦得
以隨縉紳學士先生後拜公于庭輒自嘆曰異

我即余少時從子隆子游睹公容今奚殊也世人年未及公徃徃鬢星髮霜者此又何說焉客曰人情靡不重年而貴有子公得年矣又見其子才且顯又煦煦膝上弄孫也公樂哉余曰何哉斯言子隆子負金馬才出而結授垂纓上佐明主取卦章以報公公於是華舄高冠被錦對客且齒固金石霜露莫侵飛仁揚義頌聲遍宇斯公之樂哉中橋養珍諸君子聞余言則起曰子之言予之言也余倦言則請以子言為祝以介于子隆子

贈曾公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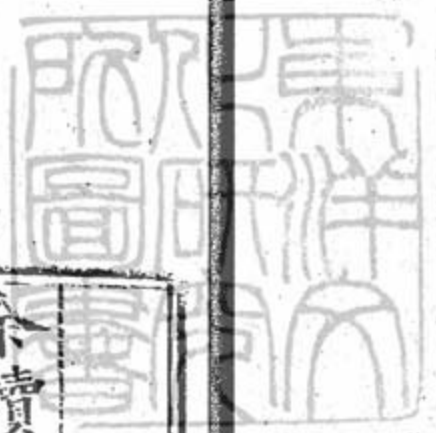
余讀漢書所稱循吏傳未嘗不投翰而嘆也曰嗟乎斯不負民哉以今睹于近事則古今亦何殊焉與在揚稱困乃數十年稱大困蓋其地東亢西汙歲一值水旱則耕者委羊坐長蓬蒿顧又供稅內租慘被夏楚於是壞垣負磬携妻子去至野虛無人於是邑之父老子弟日夜焚香告天願早得仁人君子來拯茲水火乃曾君以名進士拜令與則邑父老子弟又輒日夜焚香

告天以為果得仁人君子求拯茲水火也癸丑
十月君至邑父老子弟除道揚旌導君君車至
市中市中人從戶窺君靡不灑然驚喜相顧嘆
息曰誠我君哉誠我君哉蓋自是可安釜鬲矣
君則下令曰吾聞弊不剔則利不興於是收一
二慆猾于法邑人大喜是歲饑吳中丞下檄郡
邑賑郡邑饑人君則下令飭里胥毋得報籍濫
名以要雞酒又毋得俾村饑人携老幼蒲伏行
百里來城中至益困也於是以身親就諸饑人

村舍中每至村則召諸饑人來前面覈狀有狀
者給之狀甚者厚給之里胥跽侍莫不出一語
於是諸饑人負糶于背竊相語曰大恩大恩當
是時島夷寇海上海上人倉皇携家西來傳言
夷且西來君曰是可亡備哉乃閉關謹牒勅邑
子弟勇有力者日坐武亭較射角矛士咸奮然
有鬪志夜則誠邑兵嚴刀斗環城大呼人言即
寇至何虞也甲寅春二月至夏五月不雨邑人
大恐君曰毋恐吾當為父老子弟取雨君於是

齋三日率僚備禮樂恭禱百神前夜則整冠束帶焚香于庭再拜以萬民請命于皇天越二日不雨君繞柱彷徨行自念曰何不雨也頃之雨又二日又大雨邑人驩說曰即歲有穡非公賜哉凡此皆君精意于民視其利病若在肌體間也先是吳中丞廉君政嗟嗟異焉亡何總憲南臺去則下檄展采勞君而彭大夫治水淮南則亦下縣勞君如吳中丞檄也於是君之僚請言于宗子宗子則采輯君之荅民望者以見二公所以勞君之意焉客曰邑之困賴公以蘇顧顛顛流離尚充充然盈塗巷是所望于公者更多也宗子曰嗟乎夫兵荒者繫之天者也繫之天者誰不委之天乃君獨任之身防禦感格有成蹟焉即其取必於已可以解民困者其于民又何愛也子毋言其滌慮以矣可矣

何孺人傳



余讀古所稱列女傳至敦節立孤者未嘗不竦
 意動容也曰嗟乎茲非性靈卓粹有偉丈夫識
 者易談哉易談哉乃鄉父老閑居論閭節必曰
 何孺人何孺人余從孺人子惟忠氏將則又聞
 孺人詳則又嘆孺人之難也孺人蚤歸淳菴公
 無論淳菴公稱孺人賢即舅姑下至臧獲又靡
 不人人稱孺人賢亡何淳菴公逝孺人毀至欲
 淳菴公復疆為二三子起曰豈不能借地下

人哉誠不忍二三子煢煢立且使地下人復恨也於是盡謝去絲穀綺縠惟闔戶垂幌日夜望二三子有成立乃惟忠氏稍知學則具楮帙遣就學經師每暮歸則孺人已治飧秉燭俟堂上已飧輒命讀朝所讀書孺人又手自績紡弄女紅惟忠氏讀也嘗太息曰兒母厭若吾寡不怨者恃兒二三子也兒即厭苦獨奈何不念兒母哉於是惟忠氏愈益攻文輯藻卒為時雋儒顧其心又恭謹不以才自負靡不人人愛重又

靡不人人稱孺人善教子也曰即察父哲兄日其子弟豈及孺人哉而惟忠弟氏三人者孺人則不命之儒命之農命之商也即又善于農商歲課租入閭閻稱雄焉乃孺人者愈益勤儉日戒家人毋得以侈病財至崇蒸嘗秩賓客俎豆筐茗卮盃醕核則又事事虔潔中禮也惟忠氏及其弟既才又至孝友每日孺人坐上坐而四子者東西鄉立上膳問衣道家庭今昔事不悉離歸室而諸孫總角者又循筵繞膝行也於

文孺人大喜已喜復彷徨曰即吾所自期豈知今日哉恨不令汝父見也孺人以今年二月年六十矣惟忠氏及其弟具章服百拜上壽孺人前而宗黨戚友咸喜孺人壽咸祝孺人更壽也於是諸君乃徵予所以祝孺人者余惟孺人敦節立孤天所享動壽無事禱也惟忠氏抱異才他日策名天路以報孺人俾孺人翠翹霞帔表其節于天下後世豈非孺人願幸哉請以祝孺人諸君亦曰請以祝孺人遂稍綴其事作祝語

贈陳大夫之太平敘

陳大夫以駕部郎左遷與邑者三年不得調人或謂大夫困大夫不困也乃癸丑冬始調節推太平大夫已聞命即裝為去顧邑之民難於去大夫也於是邑薦紳學士先生儼然造余徵別詞焉余曰邑之不忍去大夫者何也則相顧而嘆宣言曰若大夫者去誠不可忍我今世所稱士大夫類抑外崇中或以事外移則負然含恚怏怏出語盈道路甚則高卧冀遷不一至其地

即至其地即又視其地如郵也日對賓客弄危
盂投壺理局吏人跽請視篆輒怒目攝之輒返
巡去矣即去且不識其民民何不忍哉大夫者
起進士拜官中書舍人調夏官司駕固奕奕顯
矣驟適與人畏不敢仰視大夫而大夫則顧怡
貌恭容日束帶坐庭中視事數數進父老子弟
問勞疾苦當是時河決餘波浸興歲穡人虛市
靡糈粒民至空腹環城大呼即富有糈粒者又
故不糶於是大夫下令曰有不糶者吾得以法

中之富人懼始糶民大喜大夫又坐視糶又自
平其直民又益大喜邑故給需驛傳不以人給
也時當道者議以人給而鳳軍稅者時更稱急
當道者日夜使使來督內稅大夫亦日夜使使
報父老子弟毋懼毋內稅也於是立起以身請
當道者前具言興民大貧不可給稅狀至免冠
頓首當道者大感其言兩報罷之此即萬民所
繫命矣故事催科以簿簿策日理催則里胥設
大量內之又加糈粒量之上大溢始報曰可內

者兀兀怒不敢發一語也大夫至則曰是弊豈細哉則定一量以準出內又槩其量不加糶粒焉至於均後易里收疆抑豪又毅行之毋忌撓也於是邑之父老子弟家傳巷誦驩類更生每朔則焚香膝行望庭下拜曰非明公安有今日哉今大夫乃舍吾民去矣父老子弟聞大夫去靡不顧妻子感疇昔靡不淚簌簌下也顧獨柰何去大夫哉余因太息曰嗟乎吾邑之不忍去大夫者是欲以一邑私大夫之才也願大夫者

天下才也方今西北有匈奴之憂而中原之民困於征輸盜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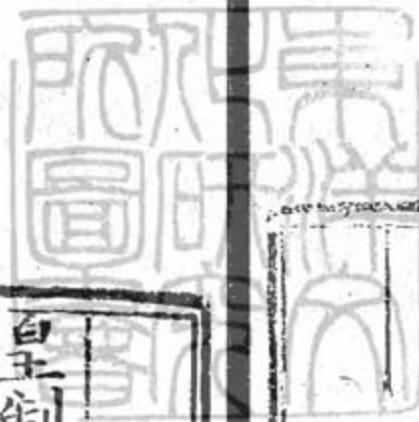
主上厯心宵旰徵異登竒則太平當不得久留大夫况一邑乎太平之民日夜幸大夫至豈知吾民以大夫去太平為悲也大夫思慰其幸又不忍其悲則大夫之情亦難哉諸薦紳學士先生愈不能釋然於大夫則命采綴斯語以志不忍去大夫之意焉

贈查大夫報績敘

皇制凡外內臣工服官三載則上功考功考功考其第達之宰以進于

天子而加黜陟焉甚盛典也查大夫以庚戌夏奉除書守郵至今年秋七月乃三移紀曆矣於是大夫請其事於當塗者當塗者輒報曰大夫牧茲土三年蓋大勤苦其令身自上功

闕庭於是大夫進州之父老子弟轉相驩說若更新覲旌旄矣大夫共案事者高君黃君楊君



從事蔡君使使祈言于楚陽宗子宗子曰嗟乎
余於是蓋嘆息大夫之難也夫言治者豈以郵
為易易哉夫郵南江北淮舟輿津要又其俗虛
中華外即窶人下產無兼辰之業亦庭宇相襲
楚飭可觀以故談地江淮間者必曰郵云郵云
纓弁之徒執符乘傳報書前驅有司治稟整徒
迎謁道左稍稍不稱即大出忿語曰郵豈他比
哉而慢我若是取道者仁論宵晝雨晴遞至迭
居舍無停軌有司幸謁客畢馳歸坐堂中召里

朝計徒吏未及一二語而驛史持書倉皇奔入
則又束帶躍馬去矣乃當塗者或論報稍失期
則又讓之曰豈可以奔走而忘厥事事哉以故
世之君子交病焉往歲予初客長安揖大夫王
中丞席上被服陳詞心竊嘆長者問其官氏則
曰新除郵牧余即拜之大夫荅拜余既而卮俎
酬酢甚驩相與嘆守郵之難也大夫既至郵則
展采宣獻亟於民事失飧廢沐殆無勸色厭容
又大夫性簡直不撓即勢族名家一罹于憲則

持之更急人或言大夫宜少徇時人情大夫謝
不顧也自信者傲乃大夫愈益嚴和協度不失
往來尊官責人心即當塗者又莫不嗟嗟亟稱
大夫善為理也侍御黃君成君咸上疏論推而
檄勸崇者紛紛于路古稱獲上治民觀之大
夫誠有味乎其言也乃今年報績上考○矣
予為郎考功蓋與大夫仲氏同舍云大夫允論殿
最者論其功不論其至與不至也其不至者顧
多有茂異之政不可一日去於其官故不至者

尤異焉

主上北憂狂虜思得茂才大夫以功上聞徵書
且旦夕下綰章垂綬從客廟謨斯稱報守郵之
勞哉四君母今賀行將謀別大夫矣

桐鄉縣城記 代作

余讀秦漢以下諸書未嘗不嘆戎狄之為中國
憂至長也乃東西諸夷錯居海島中亦足自給
其稱持戈內嚮者則世未覩焉我

皇祖神聖慮周千古既北逐胡元走之已又慮
群夷萬一有他志於是詔沿海諸群邑悉置戍
設屯分遣諸所有功者後世食其地提精銳防
之至密矣

列聖道化隆洽垂二百年吳越之間家綺戶繡

文音 卷五
湛于華靡無論萌庶即號稱戎籍者亦日弄卮
蒲博至終其身不識干戟識治者恒病焉嘉靖
壬子群夷乃大舉徑寇吳越父老子弟猝驚起
惶急四走匿菰蒲蕪葭中茹藻僅活稍後者輒
魚肉之而群夷日據高室大宇擊鼓吹竽啖大
肉美酒相顧咲樂以為入寇晚於是益肆志焚
掠吳越遂大亂當是時都御史王公御史趙君
潘臬某某相與仰天長呼共几而謀曰嗟乎古
稱高城深池國可以守寇之所為肆志亦由城

缺備弛何准焉於是檄諸郡議築城事嘉興守
劉君亦以是請遂大計諸郡邑凡缺城者城之而
桐鄉令金君初至既奉諸公檄則下令曰城貴
高貴深貴堅貴廣不者吾不能保此父老子弟
於是以甲寅秋九月始事而尹日策馬環走見
工者稍怠輒怒曰若不急力寇至若且為虜越
明年乙卯正月城成城週一千二百丈高二丈
八尺厚二丈六尺塹廣六丈深一丈五尺城門
八水四陸四門各有樓敵臺八窩舖四十二固

翼翼山峙矣而城工之費則二萬九千有奇云
尹迺登城四顧太息曰即寇至何虞哉明年丙
辰五月寇徑薄城下日夜攻城急而都御史阮
公提孤軍入援遂入城閉門拒寇寇幾二萬環
城而壘凡四十餘日最後架樓船繫大木數撞
城城堅故不可壞而父老子弟亦日夜負亂石
飛擊寇寇知城卒不可拔遂各解去於是父老
子弟焚香呼天匍匐稽首望尹之庭而泣曰吾
屬之不即魚肉者疇功哉疇功哉已又寓書于

遊燕子磯記

余讀金陵諸紀其東北蓋有燕子磯云今年丁
巳家君入為南北部郎余出叅閩省道金陵展
謁太醫沈君潤甫來家君觴之邸中因談佳山
水亟道茲磯家君曰沈君有意哉見其後馬則
以明日並輿而北蓋二十里至觀音門門者列
戟已出稍北道市橋又折而西登清江道院少
憇院人啓漢壽亭侯祠由右扉入至水雲亭亭
揭天空海濶蓋前尚書湛公筆云已前俯欄則

長江浸牖矣又北登祠謁侯裴回嘆曰此地非
此君誰當哉稍北則所謂燕子磯者在焉磯上
有亭更上又有亭揭曰俯江亭中羣豎裸卧內
風惡之輒走與沈君解衣坐磯上是日西風稍
稍微矣白雲掃空萬里一碧西眺荆楚東望海
門蒼茫哉把酒臨流相顧太息時有破履黃冠
者突過磯下因呼訊焉對數語稍解命坐酒之
因言大舟之藥唯人元地元天元外是者悉荆
榛邪亂也余曰三者同乎曰得人得地得地得

余祈記余惟桐鄉嘉湖之上游也桐鄉不守二
郡且爲之後何者其勢順也寇既不得于桐鄉
則勢阻勢阻則脅從者且日以解散是二郡之
不被寇者寔桐鄉爲之障也豈惟父老子弟賴
之抑予亦有言諸大夫之爲諸父老子弟謀者
至矣而父老子弟有不持槌礪刃以守此城以
爲諸大夫憂則亦非余之所敢聞也余鄉人也
故敢以告鄉之人且以示後之守茲土者又當
有以結民之心焉是役也都御史胡公御史李

君趙君王君藩臬潘君鮑君郭君謝君陳君孫
君董君劉君凌君王君劉君李君咸先後主議
而同知張君通判林君知縣萬君亦與有六



天何以得之曰師何以遇之曰分非分非師何
言仙乎余大恠其語曰嗟乎斯何異陸生譚執
蓋長庚與余譚未嘗不嘆息斯旨也又酒之遺
以答核投之囊長揖而去沈君曰公誤矣天下
豈有仙人哉唯蓄氣蓄精逍遙林壑洒翰賦詩
闔基睹壘斯翩翩全樂已公見夫駕雲乘龍者
何人哉余因仰天嘆曰仙乎仙乎吾將捨女且
即女乎侍者進餐已餐各披衣起由水雲亭出
祠下稍南至河舟子操舵渡之既入洞狹峻沿

江至弘濟寺寺九三門後益峻最後大宮面江
背山蓋即所謂觀音山云稍南有亭蓋懸江而
構下臨不測仰睇其背則絕壁萬仞勢若倒垂
人過其下動魄驚骨斯天下之偉觀也是日秋
氣苦人復憇大宮宮峻深暑氣稍解各困則徵
簟枕于僧僧貧僅具二枕無簟堂故有席蓋待
客謁者余命侍子倒屏施席沈君則展大悅卧
焉既蘇沈君求沐僧室還嘆曰貧甚貧甚詰僧
義曰十二何業曰有田二十畝共之且稅且苦

庸調余嘆曰嚮者羨僧今乃若是已又開酌
輿人告暮公等且休矣於是披衣沿洞出既登
輿問曰梅花水安在曰越此五里暮難至矣徵
其狀曰有池有亭有梅花乎曰無之余顧沈君
咲曰梅哉梅哉何取於水也既入城余留沈君
家君邸中不可遂別去太醫名露與余善好又
世講姻其人深沈好讀書精岐黃已又工書工
詩時以韓駕部召問疾漫遊白下

武進白公集叙

余稽往牘抽繹千祀睹于群才未嘗不喟然太
息也昔所稱左馬李杜者無庸談已即如我
明李何徐鄭王康者流非不矯然英聲龍翔鳳
舉也迺卒流落偃蹇不諧于世以死即使後世
誦其言而欣艷之何貴哉宗子曰余讀白公所
為文詞則吟吟嗟焉夫白公者世之所謂偉人
也太保之孫中丞之子又能以其才致青雲步
紫庭周旋天下之士唯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即

諸賢豪長者亦靡不嚮意于公公雖翱翔文史
乎顧獨喜談天下大事每及兵戎輒振纓高論
勃勃英氣逼人無不悚容而起者至晚年更
喜騎射馳騁上下志在萬里此豈可與曲士道
也使稍稍大用之則上之對揚

帝謨下之經綸世業必有雲流霞布表著耳目
者顧廼累詘累信卒汶汶悶悶以沒也斯其志
不可傷心流涕哉君子所謂才者非徒榮華其
言將以經世而表業也勳業未彰重重焉垂空

文以自見此班生興投筆之嘆而阮藉有窮途
之哭也天乎天乎既畀之才復厄之乎公之子
祠部君與余同舉進士當是時凡三謁公會公
病竟不得覲公公既卒而祠部君復與余談藝
長安邸中則日視余以公所撰述者余章章讀
已章章嘆也誠傷之矣誠傷之矣祠部君因函
帙歸余命余精焉而叙之以傳稍間輒盡發其
所為詞類精之得賦

首五言古詩 首七言古詩 首五言律詩

首五言排律 首七言律詩 首五七言絕句
首序記贊跋頌啓共 首固言言殊矣摠之詩
不離唐五言者最乎序記漢唐之軌也啓類左
國者數矣靈雪諸賦則庶幾哉與梁園並藻也
嗟乎公之所傳于世如此哉

陸長庚母夫人叙

余往在草莽時則長庚時時共余治博士家語
顧非其好也輒太息罷去乃獨亟稱司馬子長
非少陵當是時聞其言者相與共目笑之而
獨嗟嗟異焉於是時時過長庚草堂長庚輒與
余几而談細剖深語已命侍子摘園蔬飯余或
酒余不夜不別即別復相與握手竟談塗中常
是時余負長庚更大貧至不能張燭落塗往往
錯足溝穢不恨也而太夫人張頗怪長庚暮歸

輒問曰鬼所從朝夕者誰子哉而殷殷亟亟焉
長庚竭進曰鬼讀天下之書見天下之士者至
衆矣乃亡逾斯人者淵停岳峙矣非鬼不能友
之亡何又與二三子共談藝事則太夫人又時
時出酒肴佐談長庚得以翱翔文史馳騁今昔
雖自其雄才乎要太孺人賢有教矣后長庚與
余次第應有司辟已乃次第罷歸則仰天嘆息
曰嗟乎余豪士豈困一第哉顧獨念母夫人教
我者勤也且何以慰先君子地下蓋長庚身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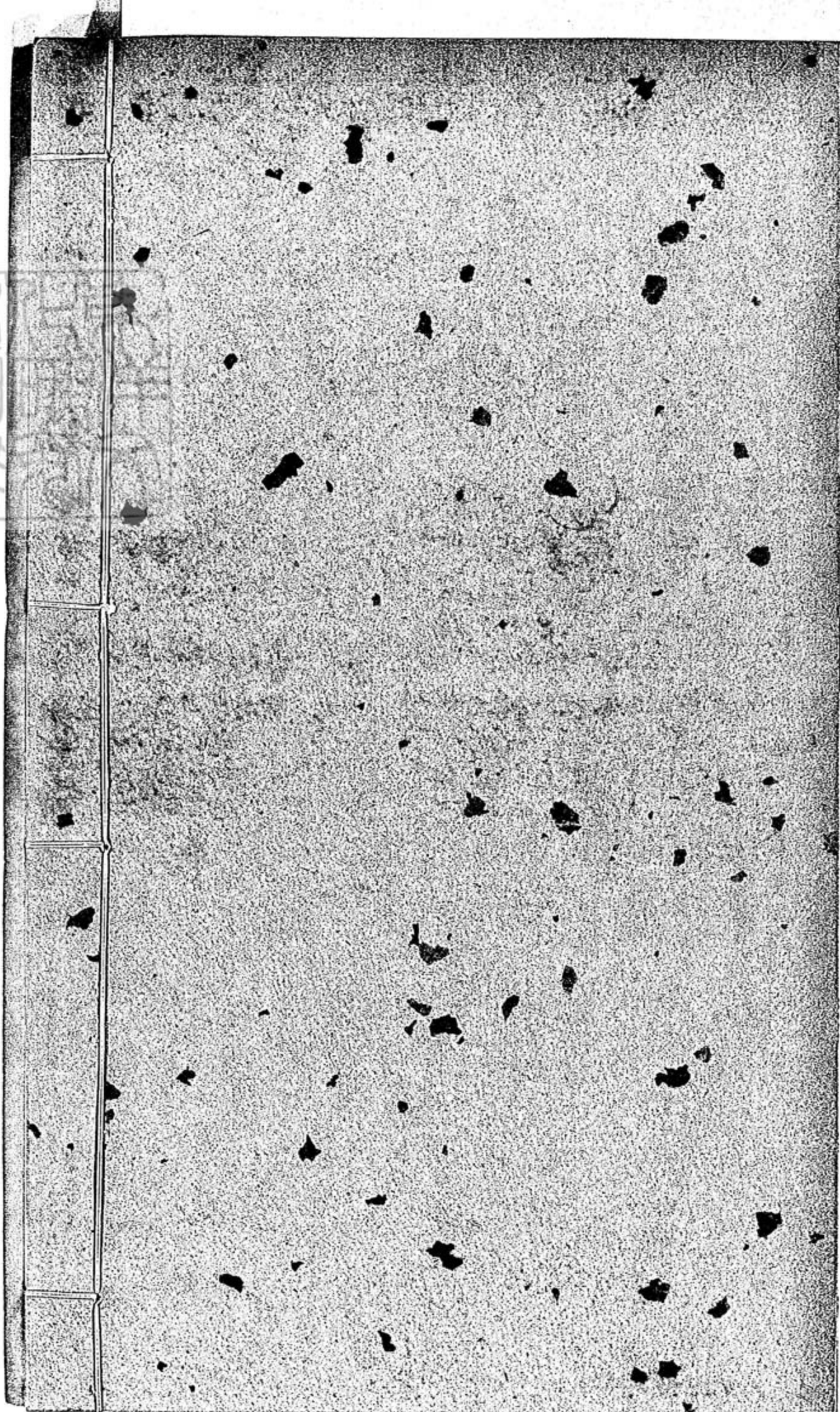
以易學名世卒乃蘿荔其身以老以故長庚之
念深焉余先長庚舉進士為郎無何以病免歸
長庚時時孤艇來訊傳盃曼嘯抗志霞表
然未嘗不中夜而嘆余曰何嘆則嘆母夫人老
在堂也後數年余以叅藩過里長庚九五觴余
館舍時島寇急人倉皇走長庚獨嘆曰天
乎天乎即不念其家獨奈何不念吾母哉俄而
寇遁而太夫人以今年六袞矣太夫人雖蕭然
荆布乎顧長庚者天下才也用之則夔龍稷契

不用則班馬杜李辟之雲馬即垂郎兩郎結郎
霞終日而徧于宇內鈞之炳然大觀也余又聞
夫人中子約之能詩能書能畫又能精岐黃家
言余未交其人知其豪也斯何愧機雲矣后世
觀機雲者欣艷其子孰不念其親哉當時顯約
又何論也即使太天人翟冠翠翹揚幟曳裾終
日聽絲竿而弄金玉非不融融樂也乃其子或
不足振藻清時流采千祀則浮世榮華辭之飄
風落葉倏起倏滅也太夫人宜何取焉長庚聞

余言躍然起曰即微子言吾終不能以世俗事
吾母長庚故喜為玄言與余言言終夜不罷去
誠如其言則啖桃餌芝鍊形久視長庚又有別
事其母者也余則安能知哉余則安能知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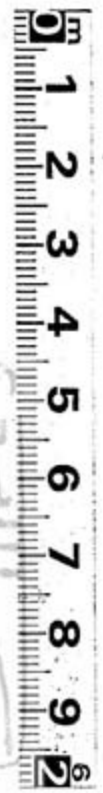


所圖書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1708

東方文化學院
東京研究所









跋高文義公與顧氏手帖

嗟乎此文義為其兄弟丐塾師於顧氏帖也當是時公蓋侍講稱貴顯矣乃不能庇一兄弟而後村中子弟丐糈哉而公之言曰歲不有秋嗟乎即歲不有秋奈何困一貴人兄弟吾觀世人見其父兄稍稍貴顯輒棄堅刺肥千金裘馬日以意氣凌其鄉人其鄉之人即素與游者美飲食以召之猶懼不往也乃顧肯從村中子弟丐糈哉無論公賢即公之兄弟不媿公矣而邑父

老至謂公是時蓋親作贊傳於村中云其歲時
伏臘而謁之家其主人輒具鷄米稻秫以歸之
公即亦受其鷄米稻秫以歸而不辭也嗟乎公為天
子之貴臣使稍稍念其我而頻謁其有司即有
司孰不怵怵共命者乃公寧丐鷄米稻秫於村
中子弟而不有司謁也斯古人所難矣是時公
蓋奉其母夫人諱以歸且一年矣而頽公兄弟
又素與之游乃不一謁公公之詩曰芙蓉秋水
隔長溪蓋言近也近而不謁又素與之游無論

公及公之兄弟賢即顧公者可少哉

贈徐文徵授良醫序

徐子既以其醫名一國矣迺時時被儒衣而遊于學士大夫間即學士大夫亦無不願內交徐子者顧徐子愈益謹斯稱彬彬君子哉會有詔凡精岐黃業不官者得內貲為官比于藩王邸中良醫有遂為良醫者聽於是徐子之將諷徐子徐子迺上賞稱良醫云先是徐子儒者衣也乃今遂冠其冠衣其華服垂大帶于要又鞞履甚鮮也楚楚翼翼顚顚儼儼稱官者流夫學

士大夫好徐子者見徐子輒沾沾喜拊掌曰美哉鄉也儒今也官故嘗所從徐子丐劑者則瞿然驚已怵然畏也相顧言曰嗟徐先生官矣即有病又何可從官人丐劑也乃徐子則顧時時儒其衣不官其衣非歲時伏臘展謁長老不冠不帶不華履也於是學士大夫愈益稱徐子徐子云宗子之南過里也蓋徐子冠履謁焉而學士大夫陸子徐子舒子張子子培因徵言以贈徐子嗟乎徐子於余父了兄弟之間深矣往余

母夫人病時日在長安意忡忡憂也則治書報弟請藥徐子及徐子子培書來報太夫人亡恙輒大喜而家夫人比部公木一指十年矣周游齊魯蜀粵之墟輒築輒木則亦移書徐子徵劑焉又余孳姪時被病所為勤徐子手足耳目者至數也徐子等人于書無所不讀以精業聞里中今老矣白髮杖藜猶時時過問巷間巷人則稱壽泉先生云徐子蓋從其父所授書也業既精又其心多長者其所從療治即至微賤不足

往徐子輒往即大雪雨暑寒又在半擁衾卧也
輒亦往斯徐子之行已余何以徐子哉余嘗
精意神仙之學同余好者僅得長庚陸子已又
得徐子徐子之與余談丹也蓋累夕累卮云又
大夏夜侍子揮大扇至困失扇不去也徐子誠
不負斯談哉余將與子登崑崙闕扶桑着九華
之冠披赤霜之袍曳雲和之履携綠玉之杖乘
青雲而弄紫霞翩翩冉冉樂也若徒高冠大帶
華服鮮履焉則何贈哉則何贈哉

墀石劉丈像贊 并序

夫劉丈者豈不彬彬君子哉既洽六經矣
又多所博觀百家者言矢之文詞秦漢韓
柳者類也乃其人又仁蹈義履敦禮而哲
其視人善若渴覲之漿而飢覲之舖也蓋
與家大人比部公四十年游矣余之孩也
丈置之膝弄焉輒嘆曰是兒勃勃英氣稍
長觀余詞則又以國士顧余時時為人誦
說宗生宗生云后余幸遭時厠下大夫之

列廼丈猶儼然岩樓也今覲丈之像蓋翻
翻儒而隱者嗟乎天下國家不可以無才
也有才如丈廼顧使之儒而隱哉於是系
之贊以俟肖形而至者需焉

於維先生翼翼厥容玉立山停肅肅厥心日白
天青孰不有文維公則經孰不有行維公則醇
胡然而服薜荔其衣鳳依鷗舞知我者希匪窮
則戚匪達則嬉或蹙之眉蒼生之思慎哉維言
維言維章談彼有善惟恐弗揚垢之含之惟恐

弗藏弗藏弗揚厥心旁皇手何以恭拯溺扶危
足之蹈之中矩中規誰謂蜀險維公平之誰謂
漢廣維公濟之大放厥詞如圭如璋我儀而之
為龍為光舍則鴻舉用則雲翔胡不凌煙系之
草堂

贈金君序

余嘗往來齊魯燕薊之墟及眺舊疆歷阡陌采
故老事實則靡眉黃髮矯矯者接疇而語也然
其人率皆戴笠負耜飯牛牧豕舉綱拾薪者流
至貧苦矣而世之人有乘堅策肥據高宇大厦
徵絲竹挾妓樂出則放鷹逐犬為樂者迺不得
永年稱老也此其故何哉余聞盈虛消息維天
之經損益盛衰維人之紀貧苦而長年者補其
所不足者也富逸而不長其年者奪其所有餘

者也故夫不貧而長年者罕矣即不貧矣長年
矣乃其子或不肖放蕩佚肆以廢墜其家聲鄉
之人日指其人而竊罵之即使富而長年未嘗
不咄咄悲也何樂焉故夫不貧而長年而又有
子者尤罕矣乃今睹於里閭所稱金公者則何
說焉公年且七十矣余誠未見其人而獨見其
弟靜菴公靜菴公蓋苦志篤學者云竟得貢遊
太學具章服歸稍稍貴矣迺愈益畏謹足盤盤
如退里人稱長者必曰金先生金先生云而長

老具言長公之與次公不殊也余再展謁桑梓
邑父老長者咸杖屨而辱之而公竟不余覲豈
真靜菴其人哉公不甚富顧倉庾實矣公之子
某某耕商雜作益用不匱子姪如子良者以儒
起家歲時伏臘具卮酒上壽而公亦得以抱孫
而嬉者實有子也或曰貧富壽夭子之賢不肖
天矣乃生財之道立命之學義方之訓又何聖
人疊疊談之而著之經也曰嗟乎此又盡人而
聽之天者也金公者安知其不盡人哉假使公

不長者而又不勤不儉不教其子即不貧而長
年何述焉王子之於余至戚也而與公之子某
媾姻事因微言以祝公夫即使齊魯燕薊之墟
有如公者余猶函稱道之也矧吾邑矧又在吾
戚於是為之言以貽王子而因以贈公亦使觀
之者務盡人以聽天而毋徒欣艷于公之盛焉

贈陶先生之封川令叙

余讀漢書所稱循吏傳至勤天子璽書讚誦錫
采章庸當是時天下之人靡不瞿然驚已洒然
喜也此其人必有英風殊畧表著耳目之外者
何至所狀卓魯諸臣汶汶闕闕哉曰嗟乎余於
是知古道之所以興隆也世曆彌隆學士大夫
不譚隆古一結綬臨民則壹志刑名期會而緩
厥民圖其下則更武遇其民日魚肉之即家咨
人吁歛藻不給迺其橐金靡不巍然隆高也斯

何稱吏治哉采峰先生視興庠三年矣今年夏
擢為封川令以去余讀粵紀其邑蓋多稱徭患
云徭故盤錯嶺巖時負戈書游大掠邑人吏俱
不敢置問家大人往視其郡未嘗不竦意動容
焉而先生又為余具言茲地去家廬關梁甚逼
也羣徭往往伏努道左俟有過解輒格磔之即
尊官貴人擁旄行亦必提精銳持干矛操數十
挺周環四顧廼敢問渡不爾者危也則封川之
難先生蓋已孰計之余聞徭之為害粵中歲祀

大總戎貴臣時督大兵糜百萬進勦稍
何問一令哉惟令施德宣惠撫我元元俾
治敦龐協于至理則尺挺可撻外侮何惧焉
我

明御世久遠寰宇恬熙頃者島夷肆殘大寇吳
越已又寇揚揚人久不覩兵猝言寇至輒大呼
惶急走如覩神鬼魍魎也乃徭固封川所習者
封川即難不甚于興矣先生負異才又真性
闇朗曾在興三載大著作人功當塗者咸群然

嗟異下微褒焉且又目攝興政也先生行矣則
余所謂天子璽書讚誦而人亦靡不瞿然驚洒
然喜者其在斯行乎其在斯行乎先生之僚瑞
峰黃君東岩趙君偕其門人弟子祖道南疇燈
燧盈酒因徵別言余則亟談封川戎事者蓋時
乎蓋時乎

贈解公偕其夫人六袞叙

家大人比部公束髮就學時則已從恕菴公游
矣後四十年而公輒時時與余道家大人束髮
時從公游狀也公之子應堅子蓋後家大人授
詩云余是時齒卑矣及長則家大人日召應堅
朝夕草堂與余談藝事蓋通家兩世矣方公從
家大人游時勃勃英氣又綴文甚精以為必第
也顧乃屢舉屢不第則仰天長吁曰丈夫豈必
一第哉而令人汶汶悶悶白首沾畢乎且古今

豪杰其長嘯薜蘿高棲岩石者豈少也遂怒謝
之去而雅閉門教應堅以經世之業於是應堅
綜輯千古采其英華敷藻抽文蔚然霞麗乃又
屢舉屢不第也則公愈益自信曰天下豈有如
吾兒文者乃不第哉而余之兩謁桑梓也輒謁
公公又以應堅所為文詞觀余余未嘗不握牘
而嘆蓋嘆才也已又命諸孫出謁余固森然王
立矣公則起語某夫人此所來謁者兒髫好也
其亨茗市醪以勞之既出與語輒又談家大人

束髮時從游狀也公既隱居寡營不逐逐家人
生產乃應堅又失厥配撫其諸孫而育之室中
又內外祭祀賓客庖區酒漿咸井井綸綸儼儼
肅肅四十年間無一簡缺者夫孰非夫人力也
公與夫人雖六十乎顧健善飯又應堅負金馬
才稍用之雲蒸龍變炳然宇宙其所錫公及夫
人德者何問哉而公之仲子應者精岐黃家
業舉壬子應儒子者公之姪也公樂之猶子焉
乃諸孫又亭亭昂昂起矣豈不稱吉祥盛事哉

往歲余謝病歸湖上也公命應堅携筥肴盃酒而訊之又貽之詩諷其旨蓋以古人所稱韓蘇李杜者期余也余心知其非當顧至感矣今睹公之盛則安能無言以報公會應堅之友陸子潘子來徵所以祝公者余於是彊文焉然視公之所期我者則遠矣

送梓河顧子之洛陽序

顧子昔遊黌序時與今學士李公稱並璧也余當是時僅髫髻後群少治博士家語顧子一覩余語輒投牘嘆曰是夫者即髫吾將友焉於是時時持牘以游於顧子顧子時覩時漢也有司辟茂才顧子與余常次第往已乃次第罷歸則携余登江門燕子磯俯長江太息曰嗟乎即余不售則諸先公何賴焉蓋顧子之先有惟學公者嘗從高皇帝北伐大將軍達特奇之已乃稱

病免歸 帝念其勞詔賜湯沐四十戶而惟賢
公者為眉縣令天龍之變戰死 帝悼而帛祭
之其餘勲名文學被儒服者代有稱聞也余因
解之曰即君之才豈下諸先公哉而奚謫焉後
學士公與余相繼登朝乃顧子猶儼然蓬荻心
竊悲之歲乙卯夏顧子遺書報余盛稱其志意
君當問長安酒樓待我九月既望南鄉書至是
夜從諸省郎齋居省中也啓帙覩顧子則頓足
起幾不自持諸省郎詰其狀靡不嗟嗟異焉余

於是為賦武陵之歌武陵者顧子別業也顧子
既至則把袂交懽傳危浮白窮日夜不休因戲
曰尚憶俯江之談乎乃顧子又罷春官不舉則
喟然太息曰嗟乎豈余困未甚哉余且歸武陵
枕蘿石卧松雲而嬉焉以待天下之事如何余
曰否否志士不違時以立功哲人恒因機以表
業當是時而得一郡邑博日與二三子佔畢其
間則藝精不焚也不然蘿松之奪章服易矣勿
歸便李公亦以是日夜諷顧子顧子遂出乃得

河南之洛陽洛陽者天下之中而古今豪俊之所總萃也昔賈生負異才當文帝至聖海內乂安而上䟽言天下事至痛哭流涕絳灌之徒日目攝之遂謫長沙然世之論才者不益絳灌益生也君其為我過賈生之里而弔焉古今人何相遠哉即洛之二三子其亦無類賈者乎顧子曰吾聞士不養則不教吾將請於當塗祈其一二疇畝以助士之績學而奪於貧者其更貧而不能行經師脩則群之學宮而日迪之庶幾哉

其有賈生之才乎余因太息曰嗟乎信斯言也則豈洛士賴之而顧子業日益精綴其餘以拾上第為國家作人稱天下師謂不自洛陽始乎即諸先生德業孰多焉於是顧子起席辭曰某也不佞敢不夙夜以無忝吾子之嘉命

縉雲令王易山公墓誌銘

嘉靖庚戌夏六月易山王先生卒於家以癸丑
冬十二月葬易山之麓其子子方子德氏再拜
泣請銘于宗子宗子太息曰嗟嗟悲乎予忍銘
先生號先生姓王氏諱字陰民幼讀書易山中
遂稱易山人云王故籍盩水至仲銘者始抵興
遂為與人仲銘生槐軒樂易為槐軒子先生大
父也世世習隱樂易子是為繼顯公公出不喜
隱乃喜儒遂以其學貢太學晚年又更喜隱也

遂上其事得

詔昇郎秩云生四子次郎先生先生稍長儀
采王立偉然丈夫心獨喜自負顧其性又喜讀
書即書易讀先生更苦讀即大寒暑亡間也當
是時繼顯公遊學江南先生從之南乃遂從閩
張中丞游盡得中丞文讀之固彬彬乎稱鴻儒
矣繼顯公尋逝先生既除則以貲北游太學歲
在戊子先捷一日則命具甕醪筮丞以待勞捷
者夜起候捷捷不米家人目笑之且竊言曰限



來亡為也先生聞之怒自念曰豈文難憑哉且
捷來則分醪剖丞人勞之人人喜召家人前曰
女謂醪豕亡為正恨少耳先生益喜自負以為
上春官必第也乃不第罷歸明年又上春官又
不第先是太夫人溫諭先主曰女第大喜即不
第即母歸吾猶恨女先人不行其志以逝吾且
老復不見女躍馬垂纓也何情哉先生既不第
則謁選拜令求城求城在北郡中最褊鄙又其
俗慄悍猾賊稍逆其心則慷慨負氣羅織虛詭

輒走監司御史交疏相中害又逼及素因疾者
輒至數百人事既虛詭又人人異詞即監司御
史亦不能以其威時月平決其事於是郡之無
藉子借役監司御史使下縣督人見令長揖令
令又畏監司御史威亦答揖而禮遣之令既畏
不敢抗下至里胥亦無不人人畏輒奉金祈免
也先生途聞其狀已久之及下車揖僚上坐而
無藉子借役監司御史使者揚揚履道直上北
鄉長揖先生心知其人也坐受之問曰何人哉

則盛氣言曰我監司御史使也故事令不坐受
揖令坐受揖何為令者於是先生怒推席起命
左右共手縛之廢其衣笞擊數十更詰得真類
三四十人即具列狀報監司御史監司御史輒
驚曰有是哉即檄令按治即又嘆令多才也以
是邑之慄悍猾賊者靡不畏怵於先生而蔣淵
者不受令約束既十年至是匍匐膝行垂泣自
請棄於胡貂之地先生大義淵釋淵淵竟不叛
邑故豪者田千萬不給租貧無田顧又給租於

是先生履畝量畦鈎其租於諸所受田者當是時邑有貴人勢最盛及其豪舉夏受又藉貴人受田千萬不入租與貴人均也乃先生持愈益急貴人受遂出其田千萬租顧目側心嫉之矣故事持節取道水者類苦稟徒數日坐今日策馬倉皇走道上不能具稟整徒取道者率大怒而去先生至則豫勒稟徒候取道者至輒上之取道者輒嘆先生才而曰王尹王尹云永故陋無文科錄未覩求士也先生則嘆曰求士非士

紘遂時進諸士於庭而文策之展采楮以勸其能文者於是士蒸蒸然競施擗藻稱文儒明年丁酉遂舉二子當是時高寵起寇北地逼永永震先生則下令築堡飭儲整予礪戈身督戎事七何寵禽人言即寵未禽邗何怵也由是當塗者輒又嘆先生才以永不可留先生也遂以內聞得調縉雲先是夏受惧先生繩以法乃構先生於中丞府中丞知先生才即笞受即又檄先生理受先生乃不理受乃展儀采坐受馬上而

迎之家而以義民額其門受愈益倉皇日夜對
妻子泣則識者夙其再構因而再構於中丞府
中中丞子方索金于先生乃先生固不與金而
受則又予中丞子金以報中丞乃中丞遂欲其
心於先生既聞縉雲命則亦有釋去先生者先
生仰天長嘆曰嗟乎嗟乎士君子用世繩奸乃
反為奸所繩即縉雲亦永也欲行其志何待哉
遂挂冠歸閉門謝賓客卜築平湖之上植桑
種菘灌花分竹時孤舟往來于蕪葭楊柳間洋洋

洒洒自樂也先生負雄才慷慨大度不屑鎖末
即家食構第闢宇開畦培畛既已赫赫宏遠矣
乃其性又喜施予濟人之困往年夜獲盜燭之
知其閭子也憐而縱之即咫尺之義亦可見其
大者云先生故無病偶庚戌病病亡何遂卒年
僅五十有七卒之日鄉父老靡不蘇蘇墮涕曰
王君才乃死哉按狀先生配魏氏魏蘄州女側
室三為蕭為樂為羅生五男子曰維心 方氏
績業培緒偉然彌能次曰維化子 子搗

詞負時望次曰維法維言維則咸

爾良

子也女二長適張邑博子宿次聘蕭

子一

躍孫男四應元應魁應時善讀祖書後可大成

應文孫女五長聘劉不私次聘龐時餘尚幼銘

曰 維山則龍 維丘則崇 胡偉而才

奪而功 吁嗟乎王公

胡







所
圖
書